

### 人生百味

## 倚窗而望

铜 胜

自己喜欢的书去，坐在临江的窗边，边读书,边看风景。长江南夹江的江面不太宽,江面上往来的船只也不多,人深陷在沙发里,视野就低了,这样望过去,就有了江水浩荡的远意。陋水而望的江心洲,如一条绿色的飘带,漂浮在江面之上,随波荡漾。一江水,流老了多少闲寂的岁月，又有多少人曾经和我一样,透过一扇窗，静静地看着那一江东流水。

三十年前，走在屯溪老街上时,我只是个少年，眼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旧的街道，街上的青石板都是滑溜溜的,两边的石板上还有车轮留下的深深辙痕。临街的铺面,木质的排门大开,楼上一排木质雕花的窗户。我在屯溪老街上,边走边抬头看那些让我着迷的雕花窗户，有的窗户紧紧地关着,在阳光里,或是在屋檐的阴影里，那些雕花都清晰可辨的,只是或明或暗一些而已。有些窗户是开着的，还能看见窗后站着一个人，

或男或女,或老或等,他们也在看着街面上的行人,或者远望。他们能望见什么呢？能望见远处的山吗,能望见长街之后的三江口吗,还是只能望见一方天空和天空中云影飘落。他们倚窗而望的身影,曾牵引着一个少年的目光。去苏州,看园林,是存留心中一个很久远的梦。曾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很多苏州园林布局造景成园的范例,读过一些关于苏州园林的书,就一直想去看看那些耳熟能详的园子。在苏州,当你真的走在那些园子里时,才能感受到那些园林的好处妙处于万一。园子里景观的造与借,远与近,布局、结构、运用得那样妥帖,仿佛不如此结构布局,就无法安置一般,移步换景之间,就迷上了那些园子。

在苏州园林里,最喜欢的是那些窗户,既通透,又隔离,是构成园林景观的要素,往住也是点睛之笔。而在我的眼里,园林里的窗户,不只是那些花墙、楼阁上的窗户,那些亭、轩、廊、虎间,一切

可以用来构成取景框架的结构,我都视之为窗。我从不同角度透过那些窗户,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扇窗户里,能看到四季,也能看到山川,能看到远处的烟景迷蒙，也能看到近处的花木扶疏,能看到山重水复,也能看到柳暗花明。在苏州园林里,一窗能见多重景,一窗也是一世界。

倚在窗前,也会看见一个故事。在绍兴的沈园里,我一抬头,透过一扇花窗看见窗外的行人。我在想,1151年的某一个春日,和丈夫赵士程同来游园的唐婉是不是也透过其中的一扇窗,看见自前来沈园的陆游,那一扇窗,隔开的是一段直面,却难以相见的距离,隔开的是十年的时间,也隔开了一段曾经缠绵的情感吗。我倚在沈园的花窗前,只看见窗外的阳光在扶疏的花木之上跳跃,窗外的行人匆匆。

倚在一扇窗前，悠闲地看风景,也看人事。像卞之琳说的一样,你在窗前看风景,你也是倚在窗前的一道风景。



浪花里的精灵

王梅芬 摄



### 心香一瓣

## 心有苍绿

周德梅

妈妈家的门前有一小块空地,经年累月地堆着一些碎砖石和烂木头,杂乱无绪,很不美观,我说将它辟出来种些花草岂不更好？

说干就干,我带着孩子们,将空地上的烂木头搬走,再挖捡出下面的碎砖烂石,用粪箕抬走,铺在一些偏僻的小路上。孩子们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搬的搬,挖的挖,拍的拍,最小的那个,捧着一个装着泥土的木盒子，专门捉挖出来的蚯蚓,说是养着给他爸爸去钓鱼。

很快那块地就整出来了,翻过来的土块,晾晒了一天,又整细了一些,小孩子便在上面种了一些四处寻回来的花苗。花苗很细小,叫不出名来,我只认识一种是叫做太阳花的。实在是季节不对,不是栽花的时候,小孩子们已经尽力了,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小角落空着,我便种了一些小葱在上面。

种过花草没几天,我去了上海,呆了二十几天回来，竟然看见那片花草已经郁郁葱葱开满了花朵,花丛里又冒出来几棵西瓜秧和牵牛花,藤蔓蜿蜒游移,爬上了四周的篱笆网,一个小小的花圃自

曼曼妈刚一进门，曼曼就冷着脸问：“又去陈瘸子那去了？”

曼曼妈答：“你陈伯伯这次病得严重,医生都不给治了,怕是日子不多了……”

曼曼一听更气了：“他病得严重不严重跟你什么关系?放寒假一个礼拜了,天天见你往他那跑。镇上人风言风语这么多年,你就一点不避嫌!”

“我有啥避嫌的?我们一个未娶一个未嫁的,我需要避什么嫌!我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在乎你的感受!曼曼你好好想想,这么多年,陈伯伯帮了我们多少!”

“谁让他帮了!你觉得他是在帮我们,我觉得他是在趁人之危!”

曼曼妈一听女儿越说越不像话，气得高高举起手,但看着曼曼倔强地扬起的脸,又颓然把手放下。

曼曼说的陈瘸子，是镇东头收废品的陈庆坤。

他先天跛脚,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所以年轻时没讨上媳妇。因为残疾,他种不来田也打不了工,又没本钱做生意,只能以捡废品为生。

后来有了一点积蓄，就在镇东头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收废品本小利大,没过几年竟然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有钱户。

曼曼爸本是镇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曼曼读小学的时候就患上了尿毒症，一周一次的透析掏空了家底,还欠下一大笔债,病还是没治好，最终曼曼爸还是带着对母女俩的无尽牵挂走了。

自那以后，陈庆坤就时不时地帮衬着曼

然而成。

我难抑喜悦，妈妈更喜悦：“我天天跟孩子们说,你们大姑一回来就能看见花了,花都开满了！”是啊,花都开满了,其实花没开我也喜欢,只是妈妈看见花开,会为我而开心,我会为妈妈的开心更开心。

自小爱花如痴,其实不止是花,春华秋实,无不热情相待,所以连隔壁的婶婶也会在百忙之中过来问问孩子：“你们大姑姑呢？”“大姑在睡觉!”“我们家后门口的木槿花这两天开得非常好,叫你大姑姑去看！”木槿花是好,但好的还有很多,就像婶婶来叫我,我没有看见花,就已经感觉十分好了。

更好的还有,看那廊檐下的凤仙,一串红;沟溪边的栀子,黄花草,蝴蝶花;溪桥边的梨树,柿树;院子里的葡萄、石榴;猪圈瓦楞上卧着的南瓜,南瓜青藤下摇摆的肥鸭,牵牛花蓝色的小喇叭,房顶上摇曳的狗尾草,狗尾草后面碧澄的天空……

晚烟里,乡村四周的庄稼轻轻起伏,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

### 世间万象

## 匿名捐款

袁振华

愁,虽说这些年在陈庆坤的接济下,也算衣食无忧,可曼曼大学四年的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毕竟曼曼爸当初治病欠下的债务才刚刚还清。

陈庆坤得知后，送来一笔钱给曼曼用作学费,结果曼曼接过钱就扬手一撒,落得满地都是。

曼曼傲慢地说,自己既然能考得上大学,就能上得起大学，不用某些居心不良的人借着他这个机会讨巧。

一席话说得陈庆坤讷讷而归。

曼曼上了大学才发现，靠自己勤工俭学赚取学费生活费还真没那么容易，她一边学习，一边课余做兼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专业课就会有点兼顾不上。

第一学期下来，她居然有一门功课挂了科,从小优惯了的她，这个打击可不小,回家就在妈妈面前哭了一鼻子。

幸运的是,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她就接到学校通知,说她有一笔匿名捐款领取。

她惊讶地问捐赠者的姓名,但学校答复说对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从那以后,曼曼有了更多精力投入学习,渐渐开始在班里崭露头角。

转眼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匿名捐款每月雷打不动地打到学校账号上，再由学校转交给自己。

在曼曼的计划里，凭着自己这么优秀的

### 往事随想

## 父亲的石水缸

王小泗

在川北乡村,有一种老物件,它曾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那就是手工石头水缸。在我家,也有一个手工石头水缸,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

那一年，川北地区遭遇罕见干旱。从初春到仲夏,老天爷没有降过一次像样的雨。田地龟裂,溪沟断流,井水干枯,庄稼接近颗粒无收。住在半山腰上的我们早早地就遭受到缺水的煎熬。母亲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让父亲到乡场上买一个陶器水缸,却不料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踉跄摔碎了。母亲没说什么,父亲却受不了,他知道家里再也拿不出钱去买水缸了,但家里又急需需要一个蓄水的地方。

午饭后，父亲背上铁锤和铁凿子进了后山,他要用手工的方法制作一口石头水缸。经过肉眼观察和铁锤试探,父亲选择了一块坚硬的“青石”作为水缸用料。

父亲摆开工具,开始制作水缸。他先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用铁锤和铁钳子从“青石”里取出一块块石渣,慢慢地,圆圈逐渐变成了圆形的水缸壁。再用铁钳子修饰和打磨石头的边缘,让水缸边缘更加光滑。最后,他把水缸底部的石头用铁钳子削平,几天后,一口石头水缸就完成了。父亲又请来几个乡亲把石头水缸“八抬大轿”移到我家院子里一棵大树下。那一刻,母亲脸上露出了满意而欣慰的笑容,父亲也跟着笑起来。

父亲的石水缸可以容纳20多担水,按重量计算,大概两吨的样子。父亲母亲白天在地里忙活,晚饭后便四处找水，当我们第二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水缸已是满满的,用放在旁边的木瓢舀一瓢喝一口,立刻就感到爽到骨子里,从此我们家就告别了断水。

这口石水缸不但是我们家水源的保证,父亲还把水舀出来,浇灌花草。那时候的我,总是很好奇,为什么水缸里

### 生活感悟

## 南瓜的智慧

陈 林

这几天,老家的南瓜成熟了,每次休息回家，我总要带几个回来做南瓜饼,黄灿灿软糯糯的南瓜饼很受孩子青睐,如果时间充足,还可以煮南瓜羹,放点桂花点缀,瓜香浓郁,花香沁人,口感绝佳。

农村家庭,只要家有菜地,都会栽几棵南瓜,因为它易成活,存储时间长,菜荒的日子,它就成了餐桌的常客。别看它现在很受欢迎,以前却是我们嫌弃的对象,那时的烹饪方法单一,除了油烧南瓜,就没有别的花样了,吃起来有点甜味,粉是粉的,总觉得不太下饭。

它的叶子粗如草纸，厚如帆布,藤上长满了细刺,不是尖利的硬刺,是细密像毛刷的软刺,稍不注意,就会被它的毛刺扎到,皮肤上会留下红红的一块,有诗云：“幼年挑逗南瓜蒂,却忘叶茎皆举刺。”它的花却很漂亮,硕大金黄,绚烂明艳,稀稀疏疏地开在蓬蓬的藤叶中间,如星星捧月,宋代诗人云：“金黄点蔓旋篱门,幽境生香月舀盆。”

家乡的南瓜上细下粗,是标准的梨形身材,但它们一点也不羞于见人,总是长在最显眼的地方,走进菜园,一眼就看到金黄的大南瓜躺在绿叶丛中,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它的皮坚硬如铁,有一个个隆起的小疙瘩,像健身达人身上的一块块肌肉,吃南瓜时,削皮要费好大的劲，我们更嫌弃它了，母亲说：

成绩,毕业找份好工作应该也不难。她一旦工作能挣钱了,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孝敬妈妈,不让她再受那么多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捐赠者,向他当面说声“谢谢”,并尽可能快地归还这些钱。

可能是看多了小说,在她的臆测里,这个匿名捐赠者一定也是一名儒雅多金，心怀慈悲的企业家。

可正当她这样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自己不争气的妈妈还是这样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瘸子不清不白地拉扯着。

一番争执,母女俩都没有好心情,各自闷闷地洗漱完正要上床睡觉，这时一个街坊慌慌张张跑进来：“不好了,曼曼妈,陈庆坤看样子要不行了!”

曼曼妈闻言就往外跑,曼曼一把拉住她,都这个时候了,曼曼妈没有工夫跟她理论,只奋力甩开她,继续朝街东头跑去。

曼曼妈赶到时,陈庆坤已经合上了眼。曼曼妈欲哭无泪，只神情呆滞地抚摩着陈庆坤已经冰凉的手。

邻居们在一旁帮着张罗后事，追着妈妈随后赶到的曼曼没有进屋，只远远站在院子里观望。

这时，一个邻居惊叫一声,原来他从抽屉里找到一沓汇款单，上面写着曼曼学校的地址和曼曼的名字。

曼曼听到,夺门而入,她一把夺过那些汇款单，那上面的确清清楚楚地写着学校的地址和她的名字,只是备注里是匿名。

曼曼手一抖,汇款单纷纷扬扬撒了一地。

其实,我对茶并无研究,究竟何时喜欢上了茶,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如今,茶已成为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似乎融进了我的血液,与我息息相通。

也许是写作的缘故,内心尤喜静处,茶的圣洁与清芬,让我情有独钟。当一个人面对一杯清茶时,心就会彻底放下来,心如止水,慢慢地直到忘我,包括人生的功名利禄,还有世间的凡尘琐事,都瞬间化为乌有。那一刻,仿佛置身深山老林,聆听百鸟鸣叫和落叶的声音,坐拥天地悠闲自在,静观远方云卷云舒。

茶被誉为神奇的东方树叶。当我站在青绿的茶树前,观望着不停忙碌的采茶人,瞬间顿悟:茶来到这个世上,不仅要忍受孕育种子和成长的艰辛，还要历经采青和枯萎之变,发酵和杀青之苦,揉捻和干燥之痛,拔梗和风选之别。但成为茶中的上品和极品,是每一片茶叶努力的方向。正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或多或少心中都有一个梦想,舍弃世间无尽繁华，远离生活纷纷扰扰，或遨游于书海丰富自己,或闯荡社会磨砺自己,不也就是希望像茶那样,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吗？

时间万物需要机缘,就像蜡烛,需要火柴点燃,才会发光照亮人间。而茶也一样,尽管它身价不菲,如果没有水,也只能贬为普通之物。水对茶至关重要,欧阳修《大明水记》中,就专论烹茗之水,许次纾《茶疏》中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当茶遇上水,方可形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方可成就一代茶圣陆羽,以及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的专著《茶经》,方可让洋洋洒洒一百二十行的《寄周安孺茶》诞生于苏軾笔下,以茶史入诗,写得气格迥凡,并流传至今。

一个人，努力地追求和奋斗，希望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很多时候,人们总在抱怨机遇擦肩而过,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而茶水交融穿越时空的回味悠长,似乎隐藏着做人的玄机和道理。如果是茶的话,可以称之为良机的水则处处可见,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当茶遇上水,不仅成就了自己,也让芳香永存天地。我愿化作一片茶,期待遇上水,并愿用一生去寻找。

### 岁月留痕

## 葵花灼灼

杜学峰

在盛夏,葵花是令人仰视的植物。这时节,别的花草树木都慑于阳光的威力,对太阳低眉顺眼,独有葵花挺直腰杆,昂起头颅,以桀骜的姿势,向着太阳灿然而开——来吧,阳光,来得更热烈些吧。

于是,烈日炎炎,葵花灼灼,阳光越是炽热,葵花越是粲然。阳光点燃了葵花,葵花点燃了夏天。

路过一个村庄,看到村外的葵花漫山遍野,汇聚成黄色的海洋,风吹来,葵花摇动,掀起一道道连绵的波浪。每一株葵花,都是一张向着阳光的脸庞。站在高坡上,我分明听到了它们高亢的呐喊。走进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站立着几株葵花,葵花下闲坐的人们,微笑里都有着葵花的影子。

喜欢种葵花的人,总是顺便把葵花种在心里,种到脸上的。

在我的老家,母亲也喜欢种葵花,在小院里的篱笆旁,总是种上一些。盛夏里,篱笆内的朝天椒举起一支支红色“标枪”,投向天空;茄子极其谦逊地垂下一张张或胖或瘦的紫色脸庞;南瓜腆着圆肚子,安卧在绿叶丛中。这时的葵花,昂起嫩黄的脸,挺拔而立,守护着小菜园。

那时,我不关心朝天椒,不关心茄子,也不关心南瓜,我只关心葵花——什么时候能吃上香喷喷的葵花籽呢?当时,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零食实在是不多,嗑瓜子便成了一种期盼了。

在我急切的目光里,葵花积蓄阳光,收纳月光,吮吸晨露、雨水,慢慢丰满着自己。夏日里,一场场大雨汹汹而来,每次葵花都会被打弯了腰,几乎要折断了。这让我十分担心,母亲却笑着说,没事的,它们折不了。果然风雨过后,它们重又挺直了腰杆,面向太阳,倔强地盛开,每一个花盆都像是一张微笑的脸。

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母亲每天忙里忙外,支撑着这个家。但我从没见过她愁眉苦脸过,她总是微微一笑着,仿佛每天都有无限的美好正在前方等着我们。她常对我说,一个人日子再艰难,也不能整天耷拉着个脸,垂头丧气的,要有笑容,从心里就要笑,就像葵花一样,天天对着太阳笑。

人如葵花,当他以昂然的姿态度过难熬的酷暑时,必然会迎来自己丰硕的秋天。这是葵花告诉我的,也是母亲告诉我的。